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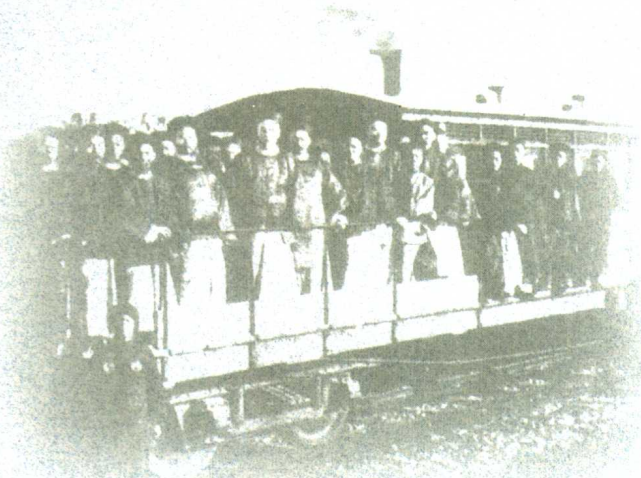
大龙脉



张嵩山 任荣会 著

中国自办第一条铁路：

一八七六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委任唐廷枢筹办开平煤矿，唐提出在矿区修铁路以利运煤，一八八〇年从唐山到胥各庄修建一条九公里长铁路，至今一直运营不息，为近代中国铁路中最早的一个区段，标志着中国铁路运输业的开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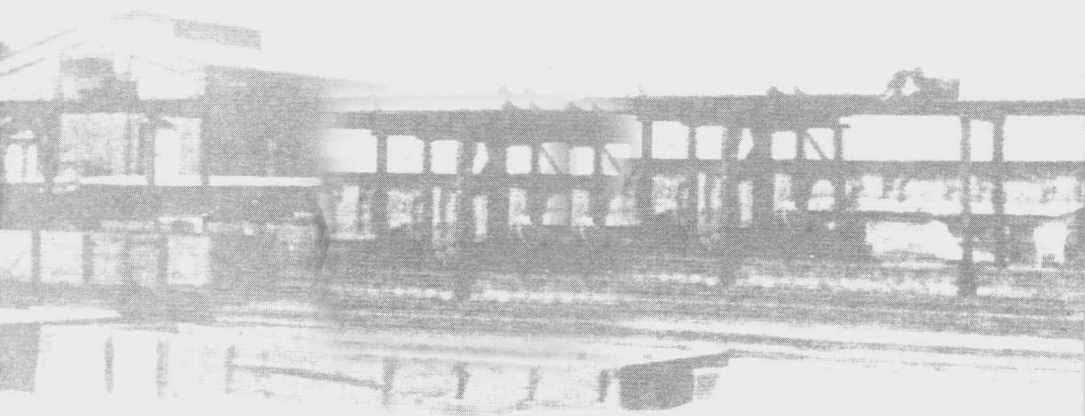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线装书局

大龙脉

张嵩山 / 任荣会 著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龙脉 / 张嵩山, 任荣会著. - 北京: 线装书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05. 6

ISBN 7-80106-409-7

I. 大 ... II. ①张 ... ②任 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23328 号

责任编辑 胡企林
责任校对 李 平
责任印制 王雪梅
封面设计 潘 江

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 41 号 (100009)
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(100720)
网 址 <http://www.xzshuju@hotmail.com>
<http://www.csspw.cn>
电 话 010-84029450 (邮购)
排 版 北京神龙图文设计排版中心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 / 32
印 张 15 彩插 4
字 数 418 千字
定 价 28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同名电视连续剧将
于近期在中央电视台黄
金时段播出



张复建饰唐廷枢



杜治国饰李鸿章

本书图片由《大龙脉》
剧组提供

艾利雅饰慈禧太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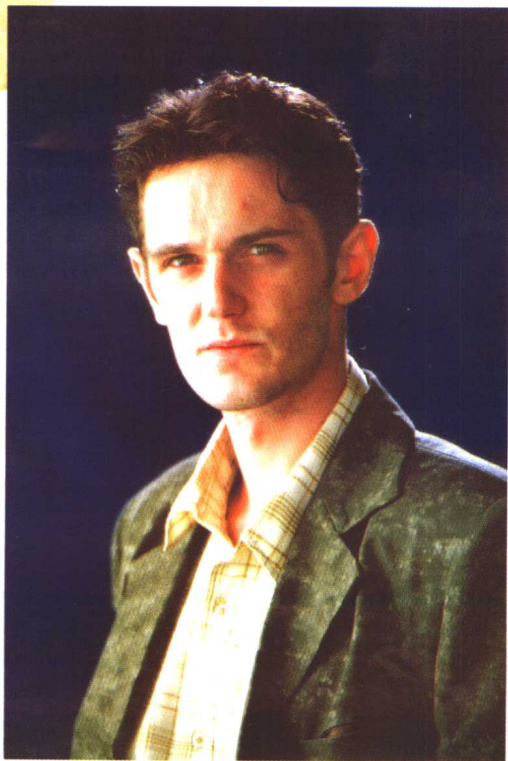
苗海中饰醇亲王



郭金饰丹妮



〔法〕李能欢饰保罗





槐花的扮演者王璐瑶在拍摄瑞场。

清朝大臣会集紫光阁小铁路；
右二为李鸿章的扮演者杜治国。



唐山至胥各庄
铁路通车典礼。





《大龙脉》小说梗概



十九世纪后半叶，面对西方列强的“船坚炮利”，中国兴起“办洋务”热潮，相继出现了机器局、制造局、轮船招商局等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官办企业。然而，生产所需的煤炭却完全依赖进口，就连航运轮船都要烧“上等英国煤”。为摆脱洋人控制，洋务派官僚奕訢、李鸿章决心发展煤炭采掘工业。

不料光绪二年冬，北洋兴建磁州煤矿失利，几十万两银子打了水漂，引起朝廷一片责难。李鸿章派上海著名大实业家唐廷枢秘密北上勘察，发现开平大煤田。然而因清东陵惠陵地宫渗水，保守的醇亲王以开平乡民乱掘小煤窑，泄了皇陵龙脉地气为由，禁止开平办矿。李鸿章请出恭亲王奕訢出马打通关节，这才组建起以唐廷枢为总办，官督商办的开平矿务局，采用西式机器采煤。由于担心暴露一桩冤杀案，东陵工部郎中博兴和遵化知州郎瑞千方百计阻挠办矿；当地乡民也为自身利益，屡屡与矿务局发生冲突；英国领事和怡和洋行大班为把持中国煤炭市场，不择手段地设套陷害。素有富国强民之心的唐廷枢矢志不移，步履维艰地建起了中国近代第一座大煤矿——唐山矿。

大型煤矿必然借助铁路运输，然而铁路却是清代大忌，朝中顽固派大臣屡屡上书，向慈禧条陈铁路之弊。李鸿章为避免因路废矿，也拒绝唐廷枢修筑铁路的一再请求。眼看开平煤炭积压成山，运不出去，唐廷枢只好动用上千劳力，历时逾年，修建一条十八里长的铁路，用马拉车厢；再开挖一条八十里运煤河，沟通蓟运河，将煤转由海路运



至天津。如此辗转装卸、运输，成本比铁路运输高出二十倍。唐廷枢在不断争取火车运输合法化的同时，派雇用的英国机师秘密制造“龙”号机车。英国机师擅自试行机车后不久，光绪东陵祭陵时遭遇地震。慈禧将其归咎于机车行驶，震动龙脉，惊扰了地下祖宗。唐廷枢被投入遵化大狱，唐山煤产量也随之急剧下降。几个月后朝局骤变，甲申易枢，中法交战，机器、制造各局催要煤炭，慈禧开释唐廷枢。

为了实现铁路运输，唐廷枢说服李鸿章，步步为营地先邀请朝中顽固大臣坐火车参观唐山矿，改变他们的观念；继而在紫禁城里专为慈禧铺设了一条几里长的小铁路，供她坐着小火车游玩三海，从而打开中国火车禁区。不仅唐山十八里铁路获准行驶火车，朝廷还允准再延长八十里铁路。醇亲王视察北洋水师时，李鸿章又以巩固海防为由，说服他同意将铁路再延长到天津，既运输煤炭物资，也兼营客运。从此，中国才有了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铁路。

可是，因接连发生英国领事骗取开平股票和唐廷枢举借洋债，展筑铁路的事，激怒了慈禧，李鸿章被迫放弃唐廷枢，起用慈禧推荐的远房亲戚为矿务局总办。三名英国矿师、机师愤而辞职。为中国煤炭工业和铁路运输沥尽心血、积劳成疾的唐廷枢，在去职途中病故于天津。李鸿章与北洋官僚悉数到场吊唁，各国驻津领事馆一律降半旗，向这位中国近代工业的开拓者致哀。



第一章



1. 光绪二年冬，遵化清东陵的上空飘起了雪花。

上百辆满载着石材、木料的马车、牛车，沿着一条泥泞不堪的大路向双山峪的惠陵工地逶迤而来。工地外围，每隔二十米就有一名横刀警戒的清兵。

此时的惠陵工程近半，工地上已矗立起牌楼门、陵寝门和宝顶。上千衣衫褴褛的陵工正垒墙架屋，冒雪赶建神道碑亭。五孔桥北，几十个陵工拽住腕粗的绳索，几声号子响过，巍峨的石望柱竖立起来。五孔桥南，一片锤钎凿石的叮当声。

石匠老耿头穿着件破棉袄，花白的发辫盘在脖颈，正在一方汉白玉上雕琢桥洞石券脸上的吸水兽。

精瘦的东陵工部郎中博兴身着绣“雁”的从四品补官服，掂着根曲尺，与头戴素金顶子的东陵工部员外郎走过来，脸色阴郁地量了量老耿头面前的吸水兽尺寸。

员外郎奉承说：“博大老爷对陵工真是事必躬亲。”

博兴正色：“皇差这碗饭可不好吃，毅皇帝的这块万年吉地，是恭王爷奉太后懿旨亲自选定的，委托当今皇上老子醇王爷坐镇督建，一砖一瓦都要有棱有角，一柱一兽都要严格尺寸，不敢儿戏。”

“卑职还真有些不明白，博大老爷，帝王一向孝先天下，首重山陵，毅皇帝生前不动陵工，直到去年二月，太后才降旨起造陵寝，限期完工，弄得这人工材料全都紧张，这是为何呀？”



“谁能想到毅皇帝不永天年，亲政不到两年就突然驾崩呢？如今西太后是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为十九岁的亲儿子造陵寝，本来就悲痛不打一处来，工程上但有些许差池，能轻饶了你我这些东陵当差的？”

“所以博大老爷事先上下打点，礼不大，意思都到了，连醇王爷府上的二管事都没落下。”

“王府来个耗子，都比咱东陵的猫大，没准啥时候就用得着那帮家伙。”

“下官佩服，博大老爷真是深谋远虑。”

不远处，一名东陵工部监工神色惶惶地钻出宝顶地宫，跌跌撞撞地跑来，连声地喊道：“博大老爷，博大老爷……”

博兴喝叱道：“一惊一乍的，大白天撞见鬼啦？”

监工道：“博大老爷，还真是见鬼了。”他凑上前来耳语一番。

博兴大惊失色：“啊，地宫渗水？”

一个时辰之后，博兴与员外郎急火慌忙地赶到东陵承办事务衙门向醇亲王禀报。

醇王府二管事福森正伺候醇亲王奕譞坐在炭火盆前喝茶。

道光有九子，奕譞是老七。此人仪表俊伟，性格爽直，却志大才疏。两年前同治恶疾夭折，无后，慈禧悍然选立奕譞之子载湉为帝。这一来奕譞的地位就很尴尬，既不能在儿子面前叩首称臣，身为太上皇又惹不起垂帘听政的慈禧。因此，光绪一即位，奕譞便奏请开去一切差使，只管着个神机营。半年前，正值富年壮岁的奕譞在京城里闲着没事儿，便受恭亲王奕訢之托前来惠陵督工。

一听说停放先帝棺槨的地宫渗水，奕譞脑袋嗡地一声就大了，手一抖茶碗盖掉到炭火盆里，“呲”地激起一股水汽烟雾。他浑身惊悚，口不能言，好一会儿才问出声儿来：“多大的水？”

博兴扑通跪下：“禀告王爷，幸好不算严重，只齐脚脖子。”

奕譞勃然大怒，起身一脚将他踹翻：“混账东西，都齐脚脖子了还不算严重？这样下去不等陵寝竣工，地宫就成水窖子了。”说罢，拔腿就走：“去地宫！”



站一旁伺候的醇王府二管事福森抢先一步奔出门去，吆喝道：“快备轿！”

八个精壮的轿夫抬着奕譞乘坐的绿呢大轿，博兴、福森等跟在轿后，一溜小跑来到地宫门前。

奕譞一出轿就看见地宫条石台阶下，泛着幽幽水光，一擦皮袍，拾级而下，套着棉靴的脚直踏进没踝深的寒水里。

福森、博兴等一看哪敢迟疑，也顾不上脱鞋，一个接一个踏进水里，跟着朝地宫深处趟去。顿时，地宫里一片哗哗的趟水声。

2. 紫禁城隆宗门军机处值房并不宽绰，却迎门一铺暖炕，临窗几张书案。炕桌、书案上都堆满了奏折和文牍。这天当值的是宝鋆、李鸿藻两位军机大臣，两个红宝石顶子，俱是一品大员，均已年逾五旬。

此时的军机处由首席军机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宝鋆、沈桂芬、李鸿藻、景廉五人组成。除景廉刚刚学习入值外，基本上还是同治朝的老班底。宝鋆、沈桂芬是奕訢的亲信，只有李鸿藻是同治四年慈禧派入军机处，以牵制奕訢。

宝鋆问：“六爷进内右门有些时辰了，不会是两宫太后从咱们的奏章里挑出什么毛病吧？”

李鸿藻道：“不会。前年日本借口台湾土著杀了他们的渔民，派兵登岛动武，大清忍让，签了个《北京专约》赔款了事。可是日本人蹬鼻子上脸，越发得寸进尺，半个月前竟然又派兵进驻琉球王国。弹丸小国，如此霸道，两宫不会一忍再忍。”

“是啊，洪武五年琉球王国即为我大清的藩属，至今已奉贡五百年之久，日本冒犯琉球，就是挑衅大清。”

“我李鸿藻不怕有人往天津传话，琉球陷入今日危机，事儿都坏在李鸿章手上。一味与日捐嫌修好，结果如何？姑息迁就，小国坐大，如今不把我大清放眼里。我把话撂这儿，朝廷倘再依着他李鸿章，不



出三年，琉球必沦于日本之手，再往下就要吞食我台湾了。”

“李枢爷这么说就欠公允了，我以为李鸿章的外交路数无大错。俄国觊觎朝鲜，已成朝廷一大心病。朝鲜若失，危及我东北。大清难以单独与蛮俄抗衡，只能走联日拒俄这步棋。”

“宝枢爷真是老糊涂喽，信他李鸿章的鬼话。日本人一向奸诈狡猾，重利轻义，大清国要是能跟他们联手，我李鸿藻就可与虎谋皮。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存心抬杠嘛。”

这时，门外响起章京传报声：“恭王爷到！”

恭王爷奕訢是晚清最有作为的亲王，贤名颇著。咸丰十一年，奕訢策应慈禧发动政变，一举废黜顾命八大臣，造成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朝局。奕訢以议政王头衔主持朝政，辅助同治小皇帝。然而几年后奕訢与慈禧结诟生怨，渐失宠幸，同治四年和同治十二年间，两次被罢黜。如今虽仍为领銜军机，但已远不是当年铁帽子王的风光了。

章京一挑棉帘，俊眉朗目的奕訢走进值房，问道：“二位枢爷吵什么呢，大老远就听见屋里嚷嚷？”

宝鋆道：“还不是琉球国的事。六爷，上头怎么个说法？”

奕訢告知：“两宫已恩准我等所奏，命何如璋为驻日本国钦差大臣，着其火速赴任，与日交涉，坚持我对琉球的宗主国地位，抗议日本进兵琉球。又命两江总督沈葆楨为‘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’，率轮船兵弁，前往台湾筹备布置，加强防务。”

宝鋆连声道：“这就好，这就好。唉，六爷，听说李鸿章亦有奏议？”

李鸿藻哼了一声：“他还不是金帛议和那老一套。”

奕訢觑了他一眼：“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八字对策，明为谈判……”

李鸿藻得意：“你瞧，你瞧，我就知道，他李鸿章的全部锦囊妙计，只有俩字：谈判。”

宝鋆问：“往下哪四字？”

奕訢道：“阴为备战。李鸿章近日即派驻防徐州的淮系精锐，共六千五百名铭军，由招商局轮船分批运送赴台，择要屯扎，日军胆敢擅自登岸，不需禀报，即可开打。”



李鸿藻道：“这就对了嘛，倘不强硬态度，连日本这等蕞尔小国都镇不住，往后什么猫啊狗的也敢来欺负我大清。”

奕訢轻松地搓搓手，问：“今几个当值，堂餐吃什么呀？”

当值的军机大臣每日中午都有顿免费的堂餐，连同喝茶燃烛，悉由内务府支给，而且隔三差五天的暑给冰瓜，冬送薪炭。慈禧高兴了也会派人送些御膳房做的点心来。

章京趋前禀报说：“内务府送来上好的口外羊肉，孝敬王爷和各位大人。天冷，厨子准备了一只火锅和几样下酒的卤菜。”

奕訢招呼道：“好嘛。各位枢爷，那就涮火锅去吧。”

又一章京匆匆入内禀报：“王爷，兵部六百里紧急文书”。

奕訢接过文书一看，脸色骤变：“日本兵船在我东南海面游弋寻衅，将我运送台湾军火的‘永靖’号货船撞沉。”

宝鋆大为震惊：“怎……怎么就被撞沉了呢？”

奕訢道：“‘永靖’号因煤炭不济，速度迟缓，没能摆脱日本兵船的纠缠。”

李鸿藻发燥：“又是煤，又是煤。去年两宫太后就允准李鸿章、沈葆楨各自试办直隶磁州煤矿和台湾基隆煤矿，国库的银子也花得跟淌水似的，几十万两几十万两地往外支，如今快两年过去了，磁州煤在哪里？基隆煤又在哪里？”

3. 天津直隶总督府的大书房里，灰发红颜，宽肩长身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正为煤着急上火。满案文帖，有一半是催要煤炭的。他恼火地扔下手里的帖子：“煤，煤，煤，谁都朝我伸手要煤，难道我李鸿章竟是大清国的煤炭总管不成？搞什么家伙嘛？”见消瘦文弱的老师爷屠万矢走进书房，他忙问道：“玉庭回来了吗？”

屠万矢道：“张大人还没消息。”他呈上一份帖子：“中堂大人，沪局发来急报，因拒绝接受英国怡和洋行单方面提高两成煤价，现该



局煤炭已不敷十天所用。”

“给我立即函告沪局，眼下正在制造海防炮台急需的重炮，万不可断煤，打碎牙往肚子里咽，煤价涨三成也得认了。”

“大人，这不生生当回冤大头吗？”

“如果不把磁州煤开采出来，光靠购进洋煤，大清国冤大头有得当呢。还有什么事？”

屠万矢忙又呈上一份帖子：“还有一份军机处转来的福建巡抚紧急文书抄件，奉命运送台湾军火的‘永靖’号货船因煤炭不济，在东南海面被日军兵船撵上撞沉。军机处令北洋水师即派兵舰前往，为招商局船队护航。”

李鸿章一把夺过折子，撕了个粉碎：“简直荒唐透顶，荒唐透顶，我北洋只有‘操江’、‘镇海’两条补给船，他们竟然要我派兵舰去护航。这些拿着朝廷一品俸禄的家伙，知不知道自己在胡说些什么？”

4. 奕譞从地宫回到东陵承办事务衙门东厢房里，福森和两名三等侍卫脱下他那双湿漉漉的棉靴，用棉褥子帮他焐脚。博兴、员外郎和书吏等数名东陵工部的小官吏，齐刷刷地跪在屋当间。

奕譞用手点着骂着：“知道吗？你们全都死到临头了。”

博兴哀求：“王爷慈悲，王爷慈悲，念在两年含辛茹苦，风雨监造的份上，求王爷救救我东陵工部这群奴才……”

奕譞心神散乱：“偌大的地宫，平地渗出半尺深的水来，连本王爷也脱不了干系，还救得了你们？听说过当年道光皇上东陵宝华峪地宫渗水闹出的大案吗？”

博兴骇得面无人色，说：“奴才略知道些。”

道光八年九月，孝穆皇后刚葬入宝华峪陵寝一年，地宫渗水竟深达一尺七，棺槨被积水浸湿。道光闻报大怒，先拿十二位办工大臣开刀，当即将太子太师、文渊阁大学士戴均元革职，降为三品顶戴；户



部尚书英和革职；理藩院尚书穆彰阿交部严加议处；内阁学士牛坤等一班陵工总监督、监修，全部革职严审；庄亲王绵课、兵部左侍郎阿克当阿已身故，免其置议。

几天后，道光亲临宝华峪巡视，见地宫水深逾膝，惨不忍睹，越发恼怒，在其后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连降八道圣旨，逐级加重处罚：罚绵课、阿克当阿和马尔兰峪总兵嵩年、继昌等相度、办工大臣赔银二十五万六千两；英和、牛坤等七大臣家产严密查抄；戴均元本籍财产全部查抄；绵课长子降为郡王，其余诸子分别革去八分辅国公、镇国将军、辅国将军、头品顶戴；英和加恩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，二子随父前往；牛坤发往伊犁效力赎罪；戴均元年逾八旬，毫不加刑，逐回原籍……革了一串顶戴，拔去一片花翎。

奕譞从侍卫怀里拔出脚来，赤脚顿足道：“革职的革职，抄家的抄家，充军的充军，宝华峪一案震惊朝野。如今惠陵地宫又渗水，这可如何是好，如何是好啊！”

博兴哀求地望着瘦骨嶙峋的福森。

福森躬身道：“王爷，恕奴才多嘴。东陵工部按图建陵，不敢有丝毫偏差，可地宫仍然出现渗水，这就蹊跷了。奴才想啊，会不会是风水相度失察所致？”

奕譞忙问：“风水官是何人举荐？”

博兴伏地：“回禀王爷，乃奴才所荐。”

奕譞怒道：“身为东陵工部郎中，你该当何罪？”

博兴辩白道：“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。但据风水官所查，陵区东南方开平一带的百姓，到处开窑采煤，将靠近陵区的地面挖得千疮百孔。他断定必是乱采乱掘泄了坤舆之气，惊了祖宗陵脉。”

奕譞：“哦！”

福森进言：“王爷，事已至此，只有先瞒住总司陵工的六王爷，再设法慢慢平息。”

奕譞喝道：“大胆，欺瞒六王爷岂不是欺瞒圣上？”

博兴哀求：“王爷，福老爷所言极是，千万不能让恭王爷知道，



否则稟奏到圣上那里，不要说监造陵寝的奴才人等，就是受恭王爷所托亲来督办陵工的醇王爷您，也会受到连累，那时不知会有多少红顶子落地啊。”

奕譞无措地跌坐在椅上：“这样的塌天大祸，如何瞒得住啊！”

博兴：“王爷，封堵并举，必能迅速化解祸事。”

奕譞：“何谓封堵并举？”

博兴：“查封开平煤窑，同时堵塞渗水。”

奕譞呵斥：“你是怕事情闹得还不够大吗？兴师动众地查封煤窑，岂不是满世界吆喝我东陵地宫渗水？”

福森：“王爷，可以保护皇家龙脉陵寝风水的名义。”

奕譞想想：“也只有如此了。博兴，你带上风水官即刻赶往遵化，着知州郎瑞鼎力协办，禁止开平滥采乱掘；但凡有碍龙脉，毁坏风水者，查封煤窑，严惩窑主。”说罢，又令东陵工部员外郎：“你赶快带人设法堵住渗水，无论员司工匠，谁敢走漏半点风声，王爷我灭他九族！”

博兴与员外郎忙应道：“瞧！”

5. 座落在天津金华桥畔的总督府朱漆大门前，旗杆上威风凛凛地高悬着一面迎风抖动的长条杏黄大旗，旗上书有黑绒扁体宋字：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”；大门两边数名持枪兵勇，侍卫森严。

远处一辆篷轿马车，马汗淋漓地沿着石板铺就的长衢飞驰而来。驶至总督府门前，车夫“吁”地一声勒住缰绳，手脚麻利地跳下车辕，一把撩起厚实的棉轿帘：“张大人，请！”

正值富年壮岁，显得精明干练的直隶按察使张炎，身着三品官服，弓腰钻出车来。

屠万矢匆匆跑过来：“唉呀，玉庭，您可算回来了！快快，中堂急得火上房子，一上午问了好几回。”

两人一前一后拐过督府壁照，走进总督府厅院时，李鸿章正在大